皇清經解

二仁
478
32

仁
478
32

京學

春秋毛氏傳桓公五年至八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陳侯以卒赴而史書名例已見前隱三年其曰赴以名與同盟而後書名俱非也侯固未嘗同盟也但卒有兩日大不可解據傳云壽赴也方公疾病時其弟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故亂作而赴告不一卽史記亦云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其弟佗之母蔡女也蔡人爲佗殺五父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方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是兩赴兩日彼此有據似乎不誣祇此後六年蔡人殺陳佗立桓

公之子躍爲厲公則厲公非佗卽躍也蔡人殺佗則佗母非蔡女厲公躍實蔡所出也且五父卽佗蔡人亦無有先殺五父及太子免者則史記較傳稍爲未確又後儒以長麻推算則甲戌己丑相距十六日一在桓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在五年正月六日而此並書正月者不知赴文本如是抑亦魯史從簡依後赴之月書前月日也凡此皆當備考之以存疑者若公羊謂陳侯病狂甲戌出亡至己丑日始得之然而不知其死在何日也故舉兩日而穀梁謂侯本避病非狂也戊出丑得不知死日故舉兩日以包之夫以諸侯之尊陳國之隘狂死何地至十六日而不知其屍之所在已怪極矣況避病而出別無侍養一如鬼倀之獨行蹤跡無所此非道聽塗說也直是瘈犬病發洵口吠齕而以之傳春秋欲春秋不亡得乎

夏齊侯鄭伯如紀

據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紀而紀人知之此必以紀人來告故書按周制諸侯原有相朝之禮見前但尊不朝卑大不朝小齊鄭尊大豈肯輕朝卑小以謀襲國況襲國使不知朝則已知之矣且史例列國相朝不書何獨書此若云紀以朝告則直書朝紀耳安所避諱而書如若云如卽是朝則後此十八年公與夫人遂如齊亦朝齊乎爾雅云如者往也齊欲謀紀則邀鄭伯偕往以覘其動靜益爲後年滅紀地也如此則齊惡亦甚矣至于我公書出並不及朝如如齊如晉如楚

類則或有諱避他國不然此與本年冬州公如曹例同如曹亦非
朝曹
見後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梁作任

天子之大夫稱字故仍氏而叔字其曰之子以父使來告而
子行之也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例同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王桓王鄭者鄭莊公也據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
諸侯之師伐鄭而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師敗績鄭祝聃射
王中肩鄭莊之惡于是乎不可貰矣然而陳蔡與衞君不親
往弟以無何有之人帥窳少之師勉强從王以致覆敗罪亦
不小又況我魯之袖手觀望者乎其不書王師敗績者所以
諱王辱而滅國惡事也而文與義皆見焉若胡氏以王不討
魯桓并不討宋督憤怒興師並爲王罪故削去天字則王朝
卿士跋扈不臣尚不能聲罪一戰而敗而追責其不討宋魯
爲爾君者不亦難乎夫惡當重大不容旁貸君臣相殺彼我
同責已爲難堪況復舍其臣而專治君罪生平毀鄭莊不直
一錢今反袒之何也

大雩

雩者旱祭也其稱大雩者重其祭名猶烝嘗之稱大嘗大烝
並非雩祭有大小也但大雩有二一是龍見之祭建巳之月

東方蒼龍七宿昏見于南則雩祭以祈膏雨恐夏旱也此限定四月之祭左氏所謂龍見而雩是也一是呼旱之祭時當旱暵則不問夏秋隨時可祭穀梁註雩者舞而呼旱鄭氏禮註雩者吁也吁嗟而求雨是也春秋恒禮不書則四月之雩未必書冊凡書大雩皆是呼旱而左傳謂爲失時益以周之秋卽夏之夏而秋始于七八月但當夏之五六月而四月不在其內故凡書秋雩卽爲失時以秋無四月也然襄五年秋大雩傳又稱曰旱而不稱失時或曰書月者爲旱以其在八九月間去四月遠則爲旱如襄八年九月大雩傳曰旱昭三年八月大雩傳曰旱是也若祇言秋則近在五月去四月近卽爲失時則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傳曰旱甚夫周之七月正夏之五月與四月近況業已兩雩則必一正祭而一呼旱然而皆曰旱而不稱失時何也況春秋貴此例秋雩之例總爲旱禱而舊儒又分爲四部一曰正祭失時一曰禱禮呼旱一曰旱不爲災一曰旱氣所致其分丷祭失時者祇此桓五年大雩爲一部考經文書大雩凡二十有一單書秋大雩而不書月者有七自此年後成三年襄五年至定十二年止皆一例書某年秋大雩三字而失時一部祇以此一年當之則彼六大雩將屬何部況其所爲禱禮旱不爲災又皆望一漏百此白彼黑而並無一合者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秋在五六月去四月小滿中氣則芒種播穀正當旱時故秋雩之書專爲旱祭此

無可疑者胡氏不識春秋妄冠夏時其于歲候節月一概不通至此則又遵賈逵之說謂大雩者雩上帝之稱諸侯但當雩境內山川耳魯獨雩上帝而用盛樂是僭禮也故春秋譏之則不知賈說本月令而誤解之者月令以仲夏之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而用盛樂言先祈祀山川百源之神而後祈祀五方之帝以求雨鄭註所謂先祭其本然後雩祭以爲山川者出雨之本也是山川五帝一時並祭何曾有天子祭上帝諸侯祭境內山川之別且帝卽五帝謂之方神禮所稱方明是也方明之神諸侯盟會卽祭之何必天子若雩用盛樂不過巫師歌舞間用樂器如所云鞉鞞椌敔者未嘗曰歌黃鐘舞雲門以祀天神也又況呂氏月令不可爲據

論者謂其雜秦制而卽此一祭龍見正雩斷在巳月而月令記在仲夏之後則已訛爲午月矣春秋說雩在三傳諸家向無定詞豈可以呂氏春秋强釋魯史況又誤解乎故吾謂此所書雩斷屬旱祭誠非妄言卽以此經觀之書雩之後繼書以螽螽者蝗屬旱則生之可驗也人以傳證經吾以經證經若其書雩而不書旱書旱書不雨而反不書雩則有二說公羊曰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謂書雩而旱在其中但書旱則未必雩也此一說也穀梁說云得雨則書雩不得雨則書旱此又一說也

螽

螽蝗屬爲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

州國名世本姜姓其稱公者或其先嘗爲王三公之官如虢公榮公類曹姬姓文王子曹叔振鐸之後也如往也與前如杞例同

六年

春正月實來

實不知何人據傳卽州公之名也不書國爵者承前年冬州公如曹文也來者不知所事但來之耳此與隱元年祭伯來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例同先仲氏曰挾卒非貶氏實來非卿爵則書法不在是矣夏五不必補甲戌己丑不必刪則筆削從可知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公羊作成）

據傳紀來諮謀齊難也郕魯地

秋八月壬午大閱

周禮大司馬職四時於農隙必較閱以講武事故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菱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卽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禮魯桓於積弱之餘能修武備以禦外侮豈不甚善無如其僞嘗之也據傳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皆爲齊戍而齊人饋餼使魯大夫爲班次魯大夫班獨後鄭忽怒之故後十年有齊鄭伐郎之師此時公覺其怒知其有事而預爲教戰宜也此事也而禮

行其間且義亦無譏焉祇中夏教戰名爲菱舍不名爲大閱
周之八月即夏之六月而大閱之名于制不合故傳特解之
曰簡車馬也以明此所爲閱但擇車徒蒐廐馬與平時較獵
不同即孔疏亦云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于城內此所
爲簡亦不必定在田野而胡氏又曰非時不知其所爲非時
者謂大閱在冬抑謂夏不宜教戰也又云非禮謂以鼓王執
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
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夫以鼓
見大司馬振旅文以旗見大司馬菱舍文以殺見王制一歲
三田文皆是教戰亦皆是酒時較閱通禮春夏旗鼓秋冬戎
令原屬互用殺則下綏發則抗綏本是一義不知其所爲非

禮者謂簡桓當時不執賁鼓不載旂不下小綏故非禮抑亦
世固有此執鼓載旂下綏諸禮而大閱則盡廢之故非禮也
凡此皆反覆其文而不可解者大閱不書公與昭八年蒐于
紅十有一年大蒐于比蒲皆不書公例同

蔡人殺陳佗

前一年陳桓公卒時其異母弟佗殺太子免而自立太子弟
公子躍者其母蔡女也至是年蔡人殺陳佗而立子躍是爲
厲公陳以殺佗告故史書之其不書爵者舊儒謂篡立踰年
未通盟會非也弒立不久或先君未葬或既葬而改元未期
皆不稱君此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例同但此本無傳
其事始末雜見之莊二十二年傳中而公羊獨曰淫乎蔡穀

梁又曰淫猶乎蔡世遂引史世家文爲公穀證按史世家于陳桓卒時謂桓之弟佗母蔡女也蔡人爲佗殺五父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娶蔡女與蔡人亂厲公如蔡淫蔡人乃以好女誘殺佗而立躍是爲利公夫春秋陳桓之後卽爲厲公厲公者躍也厲公之後卽爲莊公莊公者躍弟林也並無所爲利公者卽周制謚法但有厲而並無利況陳佗見殺經不書爵焉得所爲謚而厲之且經止云蔡人殺陳佗而史又增蔡人爲佗殺五父于殺太子之前夫五父卽佗也佗之字也傳曰蔡人殺五父而立厲公卽此殺佗經文也蔡人先爲佗殺佗而尙能殺太子乎且猶是蔡人前旣爲佗殺太子今復爲躍殺佗猶是蔡女而初以躍母而訛爲佗母旣又以佗母而更爲佗妻明是由公穀淫蔡一語不得明白遂依樣葫蘆彼此猜臆以致一事分兩事一殺分兩殺一佗分兩佗一厲公分兩厲公一蔡女分三蔡女此史文之誤實由公穀而反引爲公穀證其能證乎然且蔡人殺佗明不書地而公穀曰殺于蔡向使佗果殺于蔡則陳人來告必告其地經文必書蔡人殺陳佗于蔡與衞人殺州吁于濮作同一例矣何氏范氏與公穀疏皆並不引史世家一字近有著春秋論者特主此立說以亂經學故并辨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

史例大子生必書子者桓公子卽莊公也同者名也傳曰公日是其生也與吾同物言與公同日故名同史世家云桓公

救隣近思藉王命以保宗社有何可議所恨者桓不能爲之請耳而胡氏又責其不討桓夫國之不保而討桓也乎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者火田也爾雅火田爲狩則菟狩之禮原有火田一法但農隙教戰不止從禽今于四時習鬬諸禮概不之問而菟火田以爲樂此與觀魚觀社何異故或書其事而禮見義亦見焉若謂焚林而田譏其盡物則爾雅註放火張羅但以燒草使禽得外奔而後羅其下風以取之未聞盡燔其林木也若謂周禮火弊獻禽在於中春卽夏時二月也今周之二月但爲夏之冬十二月爲非時則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正謂

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是也特禮三月始命名丁卯者初生之日也而稱名補書之也其不稱世子太子祇稱子者春秋凡適子與支庶而爲儲子者皆祇稱子曰我子耳此與後子卒子般卒子野卒稱例並同至若春秋生子唯此僅見者以初生時有接子之禮內則所謂國君世子接以太牢者行此禮卽書不行此禮卽不書而杜氏謂十二公惟子同是適夫人長子故書于策則文公子惡亦適夫人哀姜所出亦是長子不止子同也然而不書生何耶

冬紀侯來朝

前四年齊侯謀紀故本年春會紀侯于郕至是冬紀侯來朝無非爲求援之故傳曰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小國孱弱乞

十一二月中冬蟄後爲火田之時其云中春火弊者謂二月啟蟄火可以止耳弊者止也猶車弊爲車止也然則季冬火田不必失時矣咸丘魯地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鄧國伯侯爵綏吾離名也二國皆遠地屬楚以南與衡岳相近僻小不恒至或書名或書字此與莊五年郯犁來來朝郯小邾子也郯犁來名　二十三年夏蕭叔朝公例同蕭國叔字

無秋冬說見前四年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烝時祭名四時之祭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烝者衆也言成物衆多可備薦享也周禮時祭用四仲月此春正月卽夏時之冬十一月正冬仲月也此直書而無譏者或曰左氏曰閉蟄而烝閉蟄在亥月當是十月此十一月爲失時則閉蟄中氣雖在亥月與子月接其言閉蟄而烝者謂閉蟄卽可烝耳況閉蟄後耶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者天子大夫家氏父字也王國使上中大夫下聘諸侯則例稱字此與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莊元年王使榮叔來賜桓公命例同

夏五月丁丑烝

烝冬祭也夏五月則春三月矣此時當祠而復烝何也且前

已烝矣何再烝也此禮也而義見焉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夏八月也可雨雪乎月令曰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天子之三公而食采于祭者穆王時有祭公謀父此其後也又隱元年有祭伯莊二十三年有祭叔公與伯是爵叔則字矣此必以采爲氏者觀鄭有祭仲可驗禮天子娶后不親迎使公卿迎之公羊說天子親迎此無據之語或引詩親迎于渭孔子對哀公晏而親迎爲證不知詩頌文王謂諸侯世子也孔子對哀公言魯國之禮並不以天子爲言益婚姻賓主彼此敵體天子與諸侯分位不敵故天子娶侯國之女必使同姓諸侯命迎與王姬下嫁于諸侯亦必使同姓諸侯送婚正同此祭公來魯因以魯主迎后之事故來受魯命即往迎后其不稱逆女者此受魯命以往魯不敢斥后爲女也若其不稱王使者正以使迎非王事魯既命迎則王自不當再命且春秋逆女不一從無稱君使者昏禮不稱主人況國君無父豈可以命迎之使即自婿出此在前經已明言之見隱二年而胡氏又云王不書使責其使三公爲非禮故祭公專命不報遂行如紀夫天子逆后一公一卿此如後世使臣正副之義故此使祭公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皆三公也此不書卿者舉重而略輕也莊十五年傳稱官師者則以元士代卿行也此正杜氏所謂使上卿逆后而公監之也益天子逆后禮無明文然在春秋即並無天子不使三公之例乃曰祭公悻悻不

報而行吾不知所云不報者謂當仍報王而往迎乎抑當還報魯而不得遽迎以歸乎夫親受魯命受畢即行祭公之謹也今乃以遂行爲祭公罪則成十三年公如京師遂會諸侯以伐秦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有何非禮而悖悖若是遂者繼事之稱見舊疏

天子無敵體紀國雖小皆得下娶特是時齊將謀紀前六年紀侯會成諮謀齊難紀侯來朝欲因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則其居心縈慮但思倚王室之尊以保宗社故此之上婚不知何緣然亦畏天時保之苦心也乃嗣此十五年王崩之後去紀姜歸京師裁九年去王崩裁四年是時紀姜尚在王室也即魯之伯姬叔姬亦尚在紀也而齊師遷紀天王不能討

宗魯不敢問春秋之世何如矣史文記事多無連類見本末者而獨于紀事前後縷縷如綫雖不必有意特存然義可見也

此王后桓王后也桓之八年當桓王之二十六年豈有天子立一十六年而始娶后者此必再娶可知也第公羊曰諸侯一娶九女又曰諸侯不再娶考之三禮並無其文惟白虎通王度記皆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亦曰天子諸侯不再娶此本襲公羊之說而加天子于其上者如是則此年逆后在三傳諸家皆宜有初娶再娶之辨而自杜氏何氏范氏及孔氏諸疏皆順文解義依回蒙溷並不敢道及一字及觀襄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問晏桓子以答婚之詞至十五年而劉

夏隨單靖公至齊逆后考其年則靈王十四年也十四年娶后與十六年娶后皆非初娶況史世家云周惠王崩子襄王立襄王母早死其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于惠王而襄王畏之夫後母非再娶乎（左傳襄王稱惠后爲先后適子稱後母先后明非媵娣繼室者）且襄王以翟師伐鄭有德翟氏遂立翟女爲王后夫后可再立卽再娶也何也襄王曾娶姜任矣翟女非姪娣必非在宮而升立之者（周語無以翟女間姜任謂有姪娣在也）若諸侯再娶尤復多有莊元年齊襄娶王姬十一年齊小白又娶王姬皆非初娶如曰諸侯不再娶則王室雖卑豈有越祖制而甘媵侯國之理若昭二年晉平公娶齊女少姜是時晉平已一十八年矣其所娶者或異姓之媵（古諸侯娶女異姓爲媵如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所釐女媵之類）或同姓姪娣而待年于國（同姓以姪娣從其幼者待年于國如叔姬歸于紀類）皆未可知何也以當時曰非伉儷可疑也至三年齊請繼室于晉晉平復娶之其答請繼詞有云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則明是再娶爲夫人之語予嘗疑隱公居攝一事謂惠公元妃孟子早卒重娶宋武公仲女爲夫人此卽是適故桓爲適子而隱以長庶居攝此是典例乃胡氏痛詆謂以妾爲妻以庶爲適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責隱責惠責天王無所不至予間引莊公再娶孟任立子般事以解之以爲桓公與子般隱公與閔僖兩兩相似而季友立子般而見貶頗爲不平既而念子般之事尚有未合（惠公元妃孟子死莊公夫人哀姜未死則桓爲適子般尚非適也）惟是諸侯

可再娶則再娶卽適適則其子可爲儲千年之疑一旦頓釋
夫天子諸侯既無成禮又未嘗雜見于三禮不再娶一語又未嘗雜見于三禮
之文所藉春秋一書周禮盡在而乃遍考之而必無其事則
其言誕矣先仲氏曰善解經者當以傳解經不當以經解傳
予謂善解經者當以經解經并不當以傳解經夫傳尙不可
解經而況于儒說則吾得援春秋禮例而獨斷之曰天子諸
侯皆再娶豈爲過也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六終

武進劉　淇番禺黎永椿新校　漢軍樊　封舊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七

春秋毛氏傳桓公九年至十八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學海堂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自魯而言則稱王后自紀而言則稱季姜京師者王畿之名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諸侯有相朝之禮曹伯欲朝魯而病不能行因遣世子代朝
之禮也傳稱享曹太子時獻樂而嘆正爲父病故冬遣世子
來朝而入春卽曹伯病卒此皆無所美刺者公穀謂世子不

當抗諸侯之禮此固不識周制而胡氏復謂世子固有攝君朝聘之事然諸侯朝天子則攝之諸侯自相朝卽不然按周禮典命職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誓者受命也）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謂諸侯世子已受天子命者則朝聘時但下君一位公之子與侯等侯之子與伯等伯之子與子男等未受命者則但以皮帛隨子男之後此諸侯世子攝君朝聘天子之禮也若諸侯自相朝則不問已誓未誓杜氏謂曹世子未誓無據概降君一等各以其國上卿之禮待之故傳曰賓之以上卿享曹太子益諸國上卿無不下君一等者今曹伯之子下伯一等當如子男不得繼子男之後故曰賓之以上卿此正諸侯世子攝君相朝之禮與攝君朝聘天子相分別處而胡氏又謂世子攝君但可行于天子而不可行于諸侯誤矣先仲氏曰胡傳有不可解者既云諸侯老疾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又云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夫同一朝聘而在諸侯虞竊發在天子卽不虞竊發何以解之射姑世子名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前六年北戎伐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曾爲班次而魯據周制班獨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

以衛師助之至是公知之思求成于衛以絕其援而衛不與
會因之有三國戰郎之役此書弗遇實錄也桃丘衛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但言來戰而不言敗績杜氏所謂弟交綏而無勝負是也是
役本鄭志而齊僖爲倡且徼他國以助之則齊爲政矣魯桓
僖壻衛宣又從王伐鄭而齊以謀紀之故獨與鄭密遂彼此
牽伐而不可解其叵測如此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此從戰郎後復相盟以固結之其稱人者使卿大夫盟而君
不與焉傳稱齊衛鄭宋盟于惡曹多一宋字反疑經闕不知

宋鄭讎搆久矣前此未嘗合而繼此則我與宋又連謀伐鄭
此時焉得有宋耶況宋列鄭後非次也此羨文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祭仲者鄭大夫也突與忽皆鄭莊公子突者厲公名忽者昭
公名也據傳鄭祭仲足爲祭城封人有寵于莊公公使爲卿
既而爲公娶鄧曼（鄧國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宋大夫女姓）
於鄭莊公曰雍姞（雍氏姞姓）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
祭仲而立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乃與

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出奔衛此傳文也詳其事是昭公本長庶當立而雍姞之子乘宋鄭讎搆之後借釁爭國祭仲不能死而立突逐忽則忽本無過而突與祭仲情罪顯然乃春秋書法一似重可疑者則以忽之不稱君也禮先君未葬則稱子既葬則稱君今莊公已葬成君矣忽宜稱鄭伯而書其名何也或曰從質也謂殷道尚質父前子名也此公羊說夫父骨未毀兄弟相篡奪而猶以此著親親之質此紓兄奪食者之教徐徐也或曰罪失國也此穀梁說夫失位與失國不同忽未嘗喪鄭國也不幸有刦其位者亦復何罪紀大去其國而書紀侯而謂忽曾當削乎此必非春秋義也或曰惡其失強援也此胡氏說初公之未昏于齊也魯桓公　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忽辭之曰齊大非吾耦也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以他女妻忽忽又辭之曰無事于齊尚不可今有事而受其室是以師昏也于是失大國之助而不能自立執小信而忘大利故同車刺之彼童斥之扶蘇與葽兮嘲譏之春秋所以著其惡以爲世戒夫不取非耦不挾功伐不假強大爲聲援此豪傑之所爲而反以此爲罪狀未之前聞夫風人美刺本屬餘情而春秋以大義斷是非未有舍正經而講勢利者此眞小人之言也予嘗細繹經文反覆書法覺有確然不可易者據祭仲立忽原非正嫡鄧曼爲荆南蠻族因祭仲而始娶之其得以所生名世子者徒以長爾若突則尹姞所生本屬貴族其初或未嘗無寵而既以宋鄭積怨之故遜居在宋其于正次

之分不必顯著故忽雖已稱世子而實未嘗受命于天王如
周禮所稱受誓者觀隱三年傳周鄭質子之時有云鄭公子
忽爲質于周七年傳又云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
皆稱鄭公子而不稱太子可驗也世子必受誓天子見周禮
典命職雖此時列國或未
盡能請誓然親質王國而又久居王所則其稱謂有不可
紊者說見曹世子來朝傳若疑初稱公子後傳有間稱太子
者正義云似六年後始立之則在十年傳尚稱鄭公子忽有
功焉皆是無定誓而雜
稱之詞若其爲長庶宜立則天子亦
許之故此不稱公子與後十五年傳稱世子正相應可見若夫葬不稱君則是時雖葬而
實若有未葬者禮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今鄭伯以
夏五月卒而秋七月即書葬計其時裁三月耳三月不當葬
則不得稱君然而已葬矣則又不得稱子君與子皆不得稱
則但書其名一如諸公子出入稱名之例加齊小白而止于
子糾類

歸國時一稱世子以略示長次之意此正斟酌書法之盡善
者故突亦稱名同是公子並非斥削亦並非美惡同詞之謂
至祭仲之稱則祭氏仲名杜有明註此與孔父仇牧君臣連
稱並同未有名君于後而字臣于前者自公羊道聽誤認作
字遂有斥突賢仲之解夫仲足之名已見傳文仲可以名足
亦可以名此如吳季札之可稱吳季亦可稱吳札故此稱祭
仲而隱三年傳即有鄭使祭足帥師取溫之麥語是祭仲祭
足兩得分稱而公羊以稱字之誤盛美祭仲謂其能反經行
權向非雍糾之變祭仲果肯反正乎此盲人瞎馬也若夫突
不冠鄭杜氏曰文連祭仲非有貶也突固可貶然貶不在此
也歸于鄭者爲宋所納之詞成十八年傳云復其位曰復歸

往宋可知也至宋公辭平而公與鄭合武父之會則魯宋從此絕矣但戰郎之役魯鄭正敵而齊衛本與鄭合今一反而魯鄭合好齊衛亦惡鄭而翻親于宋數月之間倏忽變幻直不可解于嘗就經文推之魯之與鄭忽者爲鄭忽也（前六年忽恨魯琗後鄭故請齊伐我）忽既奔衛則今之鄭乃突之鄭也（忽出突入見前突之鄭而何不可平況齊衛戰郎本屬忽國而忽又奔衛則舍三忽國而併爲二忽其合鄭而攻齊衛固其宜也祇齊宋雖鄭世所不解于仍就經推之齊之德鄭以忽之有功于齊也突則忽雖矣忽雖則齊亦雖之突本宋納而宋但責賂于突則以好成忽矣此皆以事兼禮而義之可否自瞭然者故不憚詳記始末以俟考據而胡氏不識事例妄謂夫子並存不削

諸侯納之曰歸是也

梁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梁魯大夫名蔡叔蔡大夫名梁不氏者書法如此說見前折地闕

公會宋公于夫鐘（鐘公羊作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此我與宋連作三會于折于夫鐘于闕則宋伺魯鄭之隙而來會我者何以知之以郟闕知之闕係魯地夫鐘係郟地而郟近于魯則必宋來可知也嗣此又連作三會于穀巨于鼁于虛則我因郎戰三國來伐而宋獨不與故思藉宋援以報三國而急往會者何以知之以穀巨與虛與鼁皆宋地則我

不憚詞費無非惡盟會之故大祇惡盟會則概從削例可矣
乃不憚至再至三委曲譜屑恐夫子神筆定不應穀漫至此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歐蛇
傳云盟曲池平杞莒也曲池魯地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臣
穀臣宋地說見前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虛公羊作鄍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寗
虛寗皆宋地說見前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傳云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此鄭伯卽厲公突也說見前
丙戌衛侯晉卒
重書丙戌羨文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此我將伐齊衛而先借鄭伐宋以揃其所與葢爲下戰四國地也公羊謂魯鄭不和而自戰于其地則于下文魯鄭之合伐四國相乖反矣蠛蠓撲紗其不顧前後如此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正我報郎之役也郎以齊衛鄭三國來戰怨在鄭也今反借鄭以報怨則以鄭忽出奔衛則鄭忽之怨不在鄭而反在衛前一年會夫鐘傳亦既已言之詳矣但三國餘燕爲宋所幸前十二年宋人燕人盟穀上而我與鄭又餘紀者紀魯本婚姻之國而齊欲併紀故紀怨齊而來助之左氏謂宋與鄭戰公羊謂宋與魯戰此皆逐步認路不解全經因不識報郎所始至穀梁謂紀與齊戰謂齊將滅紀戰于紀地則全然瞢錯而唐趙匡遵之胡氏又從而附和之夫紀畏齊禍連姻王室此時桓王尚在桓王后王宮政齊何敢連三國之師專戰一紀以自取覆敗此非齊戰紀而紀戰齊者特此時紀以弱小千籌萬畫見前始得瞢倚王室以圖苟存而驟思報復此實不量力之過故其後桓王上賓齊王姬繼卒而齊即遷紀此則書其事以示鑒戒者若謂是戰紀主之則茫然不讀本經前後聯絡而妄自立說此春秋之所以亡也若其戰不書地者則連前文言之在宋地耳春秋多連文書法此亦是例而穀梁謂必戰于紀則不惟無據且即以經推之十二月戰宋至二月而又戰紀一月之間何能由宋衛及齊越齊南以共戰此千里之紀此皆必不得之數也況前儒謂紀本是巳春秋考異郵云時戰在瞀之龍門而鄭康成謂龍門城下原有巳城穀梁氏說巳爲紀雖其說後起總不可信然亦足以明穀梁之誤

矣至若諸國稱爵則君親帥師而衛惠公丁宣公之喪前年十一月衛侯晉卒此時春二月尚未葬也禮先君未葬當稱子（如僖九年稱宋子二十八年稱陳子類）而此稱衛侯以踰年正月必卽位改元則此時已卽位成君者矣故其書如此要之親未葬而改縗以與他人金革之事則其義可知耳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周春正月爲夏冬十一月無冰可乎

夏五

無月字闕文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梁作禦）

前年戰四國後已與鄭伯會曹矣今又使來盟修前好也語鄭弟名公子例以名通胡氏謂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何據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此合兩事爲一書者史有書災之例御廩災當書此一事也

嘗者時祭恒禮不必書春秋有恒禮不書一例然亦有書如已卯烝者雖不失時然以丁丑再烝而並書之非書例也今以八月嘗周之八月爲夏之六月雖稱秋祭實夏祭矣夏當禘而嘗爲失時失時當書此又一事也然而御廩者神倉也藏粢盛以供祭祀者今已卜秋祭在于乙亥而先三日而神倉忽災何以供粢盛據周禮凡祭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其必十日者謂可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之數今壬申至乙亥裁三日耳則此時已致齋矣粢盛有缺則是祭當廢乃不意災不成災神倉之穀幸無有害則雖災而仍可以祭此則志幸之又當書者所謂合兩事爲一事者也故凡此兩事一書災一書失時而合書之爲志幸而穀梁謂災雖不害然災餘之物不當供祭不易災餘而遽嘗所以志不敬也夫祭穀所出別有王籍而君親耕之祭穀所藏亦別有神倉而冢宰載帝籍而專藏之（王籍籍田也見周禮甸師職帝籍即王籍以其世上帝故又名帝籍月令冢宰載帝籍之收于神倉）舍是則並無他廩他倉可以藏祭米者而並無他廩他倉可以藏祭穀亦甸之事吾不知所爲易災與兼甸者將發他倉之米以易此災米而後祭乎抑甸師預知廩災另設一他籍兼儲作易災之米以供此祭乎夫他米必不可祭而千畝亦並不可以兼關千百爲王籍易災之備祭義天子爲籍千畝諸侯百畝躬秉粢以事天地山川社稷（穀先古並無片關其地者且甸師收祭穀而致之地官之神倉亦並無二神倉）此皆無稽之談杜撰而不可爲據者也胡氏專襲穀梁既責災餘乃又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災而新作何以不書夫不成災而欲其新

作也乎然則不成災而何以書災曰重御廩也雖不災然已災之也故曰幸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公羊蔡人

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　在衞人下

此報四國之戰也前此戰宋與四國之戰皆在宋地故宋獨報之若其專報鄭者則以宋鄭尤世怨也以者用也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此與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例同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傳曰諸侯不貢車服以車服爲上所賜非下所貢也況可求乎此與隱三年求賻文九年求金例同家父見前

三月乙未天王崩

此桓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據傳祭仲專國鄭伯患之使祭仲之壻雍糾以享郊殺之糾之妻仲女也謂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是鄭伯爲祭仲所逐而但書出奔而不書見逐或曰諱之非諱也突篡兄國以徼祭仲而今突爲仲所逐以逆報逆有何足諱且本國有諱例他國無有春秋逐君者屢見于經並無書見逐者益國君無自出之理國君出奔則必有强臣偪促于其間故但書出奔而

逐在其中惟魯君見逐則不書出奔而但書曰逐以出奔卽逐也昭十五年公逐于齊是也此所謂諱也若他國見逐則書出奔十六年衞侯出奔齊襄十四年衞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是也此見逐例也乃又有別見傳文千載難明者襄二十年傳衞甯殖既逐其君而既而悔之召悼子殖之子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逐其君逐君在襄十四年論者遂謂魯史舊文本書臣出君之名而夫子改爲出奔刪沒其臣名以轉見君過一若君之無故而自出者所以殺臣惡而并責君謂君不能端本也此說開于杜氏而唐陸淳與胡氏並張大之夫春秋誅亂賊亂賊者亂臣賊子非謂亂君賊父也亂賊無將將卽誅之今顯然逐君而反殺臣罪而分其責是君臣同科矣夫君臣同科父子並戮亂道也未聞夫子修春秋而出亂道者且幸而列國傳亡猶有左氏焉補其闕耳萬一并是傳而亦亡之則逐君之名不見于傳而專責君之出亡君罪當獨誅矣出奔卽見逐則雖亡臣名而臣惡自在若如杜陸說以自奔爲名則君罪何歸乎　按春秋史書有二一是簡牘今之經文是也一是策今之傳是也益簡者牒也牘者方版也策者連合諸簡牘而共編之故又名曰冊言合兩爲一也簡所容祇一行字耳故又作簡省之簡而牘則稍廣于簡可並容數行而使讀之若策則所容者廣故聘禮曰百名字也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簡而鄭氏註云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故杜氏春秋序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

簡牘而已正言春秋經傳事之多字者必書于策傳文載事煩故策書之事之少字者可書簡牘經文祇題目卽簡牘而書已盡其云大小者多少之謂北人稱多少曰大小故也宋史邵雍稱程伯子大小總明卽此是以經文書簡如南史書崔杼弑君執簡而往可驗以其祇有目也傳文書策如莊二十六年傳所載虢人侵晉諸事但有傳而並無經稱爲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可驗以傳策雖存而經簡亡也則策書屬傳簡牘屬經明明可據故正義有云經據策書傳憑簡牘此又言經之題目據傳爲文而傳之記事又憑經立義所謂經傳相需者非謂經是策而傳是簡也若然則甯殖所云逐君之名藏之諸侯之策者此傳文非經文也傳文在魯史自書逐君而經文在魯史則原書出奔夫子修春秋但修簡目而謂夫子修策書謬矣蓋當時列國本各有傳夫子據傳以爲經而左氏憑經以作傳其不必皆魯史者以左氏爲文必哀損而潤飾之以是爲左氏一書已耳若諸傳以書名爲貶引曲禮云諸侯失地名爲據則不然此與衛侯朔北燕伯欵蔡伯朱皆以例書名獨衛獻不書者闕焉耳不然紀侯去國譚子奔莒凡失地者皆不書名而謂此獨書之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衛

鄭忽係長庶當立雖未成君而世子自在也成十八年例復其國曰復歸餘見前

許叔入于許

鄭伯入許而不取其地使許叔居守之今卽君其國矣其曰入者以叔原在許入之已耳叔非舊君且又非外至故不書復國而胡氏謂不告天王不赴方伯以糞除宗廟而乃匹亂竊入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以貶之夫使叔能告天王赴方伯以糞除宗廟而猶鞅鞅居許西偏以仰息于鄭一十六年則其人喪良已極可不必復國矣此入字與昭二十二年以王猛入于王城例同

公會齊侯于艾（艾公穀作蒿）

此齊襄公也前僖公以四國戰郎而我亦以紀鄣敗齊宋四國之衆構兵無已故襄公繼世而我修好焉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邾牟葛皆附庸國也諸侯之卿稱名大夫降稱人若附庸之君可字可名則附庸之卿當稱人矣今稱人必卿等耳杜氏謂三國皆世子不惟無據豈有相約齊一能如是者若公穀胡氏謂人者夷狄之則諸侯朝桓不一紀侯杞侯鄧侯穀伯曹伯皆朝桓矣曾不夷狄之而此獨夷狄之乎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據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守櫟大夫）而遂居櫟櫟者鄭之別都非鄭國也公羊誤以入櫟爲入鄭而云曷爲不言忽之出奔此訛辭也而胡氏承訛遂云厲公復國削而不書但書入于櫟則此時突果復國乎突已復國而後文復伐鄭以納突乎且胡氏于後文亦曰將納厲公弗克而還而此已復國乎

春秋鄭忽突爭國其始末不全見于經然而其事可按者桓十一年鄭莊公卒祭仲立突而逐忽此一節也至十五年祭仲殺雍糾又逐突而入忽此又一節也此皆經所有也至十七年鄭大夫高渠彌爲忽所惡遂弒忽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公子亹并轘裂高渠彌爲其弒忽也忽有功于齊故齊世報之　祭仲迎公子儀而立之子亹子儀皆忽弟鄭莊有八子而四見經傳忽突亹儀是也　此二節則皆經所無者至莊十四年突始自櫟入于鄭弒子儀而據有其國直至二十一年鄭伯突卒而後已此則經傳皆可按者是鄭莊卒後厲公立四年而見逐昭公立三年而見弒亹立一年子儀立一十四年而亹殺于齊儀復弒于突突乃復入立八年而傳國于其子文

公其中惟亹儀興廢經文所略而忽忽突之出入則前後瞭然其不詳忽之見弒則以忽爲魯讎魯與四國連作讎我伐皆爲忽故　故彼不來赴而此亦不書非有他也公羊道聽塗說全不解忽不見經之故又不識其中有亹儀二子相繼立君因疑忽必此時又出奔而突自入櫟之後必長有鄭國遂以入櫟爲入鄭且有不書入鄭不書鄭忽出奔之疑而解之曰祭仲亡矣仲存則忽存仲亡則忽亡謂此時之突復入而忽復出者必祭仲先亡故也嘗讀史鄭世家其載忽突事與本傳同忽之見弒則祭仲與高渠彌共爲之有云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語至齊襄殺亹祭仲又迎公子嬰卽子儀于陳而立之至莊十二年始云鄭祭仲歷作弒逆明見史傳此時並未嘗

亡也公羊前于執祭仲時誤以仲書字爲賢因盛稱其反經行權之妙故此復自執其說以爲與國存亡而不知其爲逆賊也若突之入櫟歷忽亹儀三君一十八年而後從櫟而入鄭使此時已復國則莊四年齊鄭之遇突而肯與之謀滅紀之事乎則是突復國一誤忽出奔二誤祭仲亡三誤總皆不詳審經文以致有此

而胡氏則承其誤而更有異者此入櫟傳既曰經于厲公復國削而不書則已復國矣于後文伐鄭傳則又襲傳說謂將納厲公勿克而還是子厲也乃既云弗克納則此時厲公未復國矣此後之鄭伯非昭公卽子亹子儀矣至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此鄭伯子儀也宋蘇轍謂是子儀此頗知春秋者而胡氏引其語又曰然而鄭伯實厲公非子儀也是又子眉也初以厲公復國一語橫據胷中及讀傳而始惑之然而復國之見牢不可破安使自子自眉而薑必樹生其堅愎如此亦會念垂之遇爲滅紀也齊肯與突謀否乎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公羊于宋公上有齊侯二字袲作侈）

據傳將納厲公弗克而還其書地者言先謀于其地而後伐此與定四年公會諸侯于召陵侵楚例同（傳曰會召陵謀伐楚也）

春秋須詳審經文備究其事之始末并當時行事之首從主輔而後可斷以義否則鮮有不誤者如此役則魯宋爲主而諸國附之何也以公與宋爲忽讎而借納突以伐之實非爲突若諸國則因人成事者也公羊不識經不諳事實于此經

春秋者而胡氏引其語又曰然而鄭伯實厲公非子儀也是又子眉也初以厲公復國一語橫據胷中及讀傳而始惑之然而復國之見牢不可破安使自子自眉而薑必樹生其堅愎如此亦會念垂之遇爲滅紀也齊肯與突謀否乎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公羊于宋公上有齊侯二字袲作侈）

據傳將納厲公弗克而還其書地者言先謀于其地而後伐此與定四年公會諸侯于召陵侵楚例同（傳曰會召陵謀伐楚也）

春秋須詳審經文備究其事之始末并當時行事之首從主輔而後可斷以義否則鮮有不誤者如此役則魯宋爲主而諸國附之何也以公與宋爲忽讎而借納突以伐之實非爲突若諸國則因人成事者也公羊不識經不諳事實于此經

文中妄加齊侯于宋公之上則全在憂寐中矣前此隱六年鄭忽爲齊敗北戎有功于齊齊初早欲妻以女至是請再妻雖忽兩見辭而齊之德忽如故故鄭莊在時齊合鄭伐魯爲忽伐也至鄭莊卒而忽出奔衛則魯反合鄭而齊與鄭讎突不兩立魯讎忽故親突齊親忽故讎突　十三年四國之戰是也卽齊僖已死齊襄繼世而齊之讎鄭如故十四年齊復與宋衛陳蔡伐鄭是也及忽歸于鄭而齊師並不及鄭矣至十八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子亹則然後帥師討鄭殺子亹而轘裂卽車裂　高渠彌爲忽復讐則是齊乃忽黨其生則扞之衛而死復報之如此而謂納突伐忽可加齊侯二字于夫子之經之中妄矣妄矣予向謂儒者無識謂春秋絶忽惡忽斷婚于齊亡大援以致失國于前忽出奔傳既辨之矣然又有未盡者如此經前後及傳與世家忽未嘗失齊援也生則扞之衛之死復報之雖忽婚于齊其爲援亦不過如是已也忽之失位在內變而不在外援此則非強大所如何者而自漢迄今必以辭婚爲鄭忽罪此可謂曾讀春秋者乎

乃胡氏則更有誤者前誤解經此又誤解傳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此穀梁與公羊同是一誤謂突已復國而魯宋伐之故其書地者謂先會其地而後進師此不欲伐之義也不應疑故責之　胡氏引左氏納突之說而又引穀梁是文謂疑伐忽則不惟不解左傳卽穀梁亦誤解矣然且因誤立說竟云忽不足以君

一國曰就微弱突雖篡逆而智足以結四隣之援連兵動衆則全不知衮之伐鄭魯宋讎忽非輔突也自十八年忽被弒後鄭立二君而突竟居于櫟者一十八年至傳瑕內應而後得入所謂結四隣之援者安在也夫突之結援則正指忽之失援然忽果失援也乎冤矣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前年冬伐鄭弗克故此又謀伐之此時鄭君昭公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既謀伐則此遂伐之但此祇伐鄭非納突也蔡侯前列衛侯上此刻陳衛下者班序譜云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

征伐盟會者凡十六國時無伯主無有成序理或然也餘說見前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

興作必書傳又云書時則又以嘉其得時故書但周之冬爲夏之秋下文有十有一月則此必十月周之十月爲夏之八月八月興土功不時矣國語火見而清風戒寒清風至而修城郭火見在亥月夏令云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月令亦以建亥月爲營室正中建亥夏十月非周十月也杜氏謂下文是十一月則此雖無月或亦在十一月中而是年長麻有閏六月則節先于月十一月未卽可接建亥之節是以九月建戌

當十月建亥未爲失時然趨事赴功必實實按月以爲人時民事所準授而推移以行之謬矣推移者作厤之法非授時法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侯朔者衛宣公子惠公也據傳宣公烝夷姜生急子（史記作伋）屬諸右公子洩（公子無左右但娶有左右媵右公子者右媵之子）卽宣公庶弟也屬者使撫之也爲之娶于齊而美乃自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職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急子使行急子不可壽乃飲急子酒載其旌以先（旌者所持之符識也）盜殺之急子至又殺之及惠公立二公子怨之乃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此以桓王崩後齊將謀紀而公往成之黃齊地說見前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隱會與盟蔑今儀父復來修盟傳曰尋蔑盟也趡魯地

夏四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據傳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使以所守之衆列陳而去書此者志齊背盟也奚魯地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桓侯弟也桓侯無子蔡人名其弟立之季名獻舞卽莊

十年楚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者是也胡氏惑公羊之說謂季歸不立別立獻舞則此時名季何爲經之書名季何意獻舞何人此時立獻舞何據無稽至此

癸巳葬蔡桓侯

稱侯誤文胡氏謂抑以垂訓誤矣例既葬無不稱公稱謚者胡氏又引唐人啖助邪說謂蔡季之賢故知請謚則春秋別國書葬書謚者無算焉能皆得賢弟而請之且賢弟已避位尙得豫新政而爲請謚乎妄哉說見隱三年葬宋穆公傳

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衛伐邾報邾伐也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　公甫受邾朝甫會邾于趡而遽助人之兵何居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朔不書甲乙皆史闕文左氏謂日御失之天子掌麻曰日官諸侯曰日御理或然也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羊無與字

公本與夫人同至齊然必公先與齊侯行會禮而後偕夫人至齊故曰遂遂者繼事之詞濼齊地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據傳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夫人告齊侯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殺之　公薨于車魯人乃請誅彭生以滅恥辱齊人誅彭生史例內君見弒必諱

爲甍然而甍不地以甍而求其地也外甍必地則又以地而求其甍也書例之互見如此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七終

漢軍樊　封舊校
武進劉　洪番禺黎永惕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八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莊公元年至八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莊公名同桓公子也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卽位者父弒而不忍行卽位之禮宜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莊公母也前一年桓喪歸時夫人已隨喪歸魯矣是時不書歸者以喪歸告廟夫人歸不告廟也至是復奔齊諱之曰孫孫者避也言慙而避之云爾若公穀謂接練時錄母之變詳其說則誤以姜未歸魯當小祥練祭而莊念母尚在齊

故記曰孫齊一若此時新去齊者是以未歸之夫人而駕言去齊世無是理況小祥練祭必期又一月喪服四制所云十三月而練者今自前年夏四月至此裁十二月耳何接練之有

夏單伯逆王姬　逆左傳作送經誤文

王姬是桓王之女齊襄公娶爲后者單伯者天子卿也天子上卿例書爵與公侯同王姬下嫁必以同姓諸侯主之時命魯主婚故送姬至魯而聽齊就魯迎之經文逆字是送字之誤傳文可據公穀不知是誤謂王官焉得有逆王姬之事乃爲說曰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言魯大夫貢于天子而天子命爲魯卿也則不知單是畿內采地而世以采爲氏者其仕于王朝已非一世春秋所稱單伯單子皆是也而謂魯有單采乎有單氏大夫乎而胡氏遵之乎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在憂次不便行吉禮接賓于廟　齊來迎者當在廟　故築館于外若穀梁胡氏謂緦麻不可接弁冕則諸侯既葬喪服除矣尚緦麻乎若杜氏謂王命不敢違則天下諸侯豈少同姓可主婚者而負喪行事并忘大讎此非不敢違不欲違也他日無王命而自娶齊女而謂此時能辭王命而不爲主婚必不然矣此皆不足諱亦不足責者春秋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如此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命者死而賜以文如後之哀策昭七年傳所謂追命衞襄者是也夫以桓之死而錫以文潰可知矣若王無天字此是闕文先儒皆謂非義所存胡氏惑啖助之說謂削天貶王爲寵篡弑則當桓生時天王之寵桓者至再至三聘問之間歷有辭命彼時皆有天今獨無天乎且使不去天字卽桓之篡弑可貰乎何貿貿至是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邾鄫郳

齊將滅紀先遷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邾鄫郳皆紀邑也此與後十年宋人遷宿閔二年齊人遷陽例同穀梁以紀邾鄫郳

郳爲四國名又以爲遷紀于邾鄫郳皆非是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

公子慶父者桓公之子莊之庶兄也以庶長稱孟而時壓于嫡故又稱仲其後稱仲孫而終稱孟孫氏以是也公羊于二十七年傳謂是莊母弟謬矣莊母弟惟季友耳胡氏謂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兵柄者公子翬仲遂慶父皆是也然此皆六朝時事春秋藏兵于賊不立軍閫其得失未必如此于餘丘杜氏云國名公穀謂是邾婁之邑則史例書伐無稱邑者（惟本國有伐我西鄙南鄙之稱他國無有且鄙非邑也）弟國名無

三字此必是夷狄之國而比近魯者與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例同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內女書卒此書者以魯會主婚比之內女檀弓云齊告王姬之喪莊公爲之服大功以由魯嫁故爲服姊妹之服是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公羊作鄄）

此姜氏卽文姜也後倣此穀齊地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此伐衛爲納惠公也與後五年公復會齊侯伐衛皆是一事

溺者魯大夫名其不稱氏者史有此例與隱三年翬帥師四年無駭帥師並同穀梁胡氏謂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夫納朔非義傳皆莫知而尙問其餘罪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至是閱七年而始得葬義可知矣公穀疑改葬無據會葬例見隱三年

秋紀季以鄑入于齊

紀季者紀侯弟也史例諸侯之弟類以仲叔季稱共仲許叔蔡季是也鄑者紀之邑也齊侯將滅紀已遷紀三邑矣至是紀季以鄑邑納于齊願入齊爲附庸之國以姑存宗廟此亦

大不得已之苦心也夫子存此與後書叔姬歸于鄫其郰紀與惡齊義俱見焉入者納也與他入國入邑例不同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郭）

公欲會鄭伯（子儀）以謀存紀故特過鄭鄭伯辭以難（時突尚在櫟）遂次鄭近地而不能去魯固懦矣然如隣之不相郵何傳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滑小國名以近鄭故次之若公穀作郭則魯地矣鄭能來乎（舊註滑鄭地非是觀後二年鄭伐滑秦滅滑可見）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祝丘魯地則姜氏已還魯矣出入不告廟也兩君相見有饗禮特夫人無是耳

三月紀伯姬卒

此隱二年歸紀者記此見我之不能庇紀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此齊鄭謀滅紀也前桓五年齊僖謀紀時原與鄭伯同如紀思以襲之經書齊侯鄭伯如紀是也其因循至今者徒以紀與王室爲婚姻耳今桓王已崩無所顧忌故前元年卽已遷紀三邑至三年而紀季以鄲歸齊我公特過鄭久舍于滑正以齊鄭有舊謀今必牽鄭故公求鄭伯一見以解紀之難乃一宿再宿三宿而鄭不與見則其約于齊而恐以我貳情可知矣至是則復相會以終前如紀之案其不言會而言遇者以遇禮稍殺會之密而不欲彰也鄭伯鄭子儀也鄭自桓十

五年忽歸國後突隨入于櫟而未有國也既而忽爲高渠彌所弒而立子亹則齊襄殺子亹而戮高渠彌何也以齊黨忽也故子亹既殺突仍不入而立子儀以突爲忽讎即爲齊讎子儀無德怨焉此時子儀正主國故齊與謀之胡氏謂是突不惟不識事實并不識情理矣突忽不兩立齊宋不兼合宋突齊忽各有所爲說見桓一十五年

紀侯大去其國

前齊遷紀三邑紀季以鄣入于齊而齊之逼紀如故則不得已而去之其不言滅而祇言去者以紀季存鄣猶奉宗祀觀後十二年有紀叔姬歸于鄣文則鄣尚苟存可知也若其稱大去者先仲氏曰去而不反曰大去猶之歸而不復曰大歸言去之至也胡氏以委棄之多與去國爲大俱非是至于稱侯則春秋失地書名失國書爵亦是史例與後十年齊侯滅譚譚子奔莒僖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例同公羊謂不書齊滅者爲賢者諱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賢之何爲復九世之讎以周夷王時紀侯譖齊哀公于王而烹之哀公者襄九世祖也此與史世家齊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語合故鄭氏亦云懿始受譖而烹齊哀是也但齊哀本不道齊風還詩所以刺哀公之荒淫周制不讎義殺此固義之所當殺者即使天王淫刑無所歸咎比之讎有司之法更爲不同且恩怨以時親遠則恩衰讎遠則怨忘故周制復讎之義不過五世並無九世猶相讎者且夷蠻無共主故有讎國三代共主無讎國也

國兩雄對峙構怨有之然謂之敵國若齊紀則并非敵國之比又且春秋一書自爲終始從無連前代事實說春秋者予卽以經文考之卽一紀存亡而

合隱桓莊三公凡六十一年書二十一條隱二年紀履繻來逆女　伯姬歸于紀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七年叔姬歸于紀　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　六年公會紀侯于鄑　紀侯來朝　八年單伯來逆王后于紀　九年紀季姜歸京師　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莊元年齊遷紀邢邢鄑　三年紀季以鄑入于齊　冬公次于滑　四年紀伯姬卒　紀侯大去其國　齊侯葬紀伯姬　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鄑　二十九年紀叔姬卒　三十年葬紀叔姬皆歷記其求庇王室求救宗國而卒不能庇之救之之意其不憚瓊屑綿邈有始有終如此則其鄙紀惡齊傷王室之卑痛宗國之弱爲何如者而謂賢齊襄而予之也乎況齊侯如紀在桓五年此時齊僖未亡則謀紀者齊僖之志誰謂齊襄能復讎者解春秋而不讀經此何說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三月紀伯姬卒八夏而紀侯去國然伯姬猶未葬也至六月而齊侯始葬之則去國之慘卽一妻之棺而不能顧他可知矣若其稱齊侯者春秋書法君身稱爵大夫稱人並無以褒貶公羊說與以貶書爵之例胡氏說　此直書齊侯者向以爲紀侯之去國無所逼逐如太王遷岐走馬自行今而知齊侯之親在紀也則非自去之逼逐之也故紀侯之去不可言去幾見有國君而輕去國者伯姬之葬何可言葬先仲氏曰紀侯自有妻紀妻自有葬幾見有齊侯而葬紀妻者皆文也而義自見焉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部

禚齊地也公至齊不與齊侯狩而與齊大夫狩雖齊侯以甥禮輕之然公則卑褻甚矣此展甥之詩所由譏與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則在軍中矣此時齊未行軍得毋齊既尚在紀孔疏所謂疆理紀地之師者非耶

狄郕黎來來朝郕公羊作倪黎左傳作犁

郕國黎來名郕與郕同姓卽小邾子也附庸之君例可書名并書字者胡氏謂夷狄之附庸稱名則春秋無此例且小邾非夷狄也說見隱元年邾儀父傳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云伐衛納惠公也公以國君與諸國大夫納有罪之君義何如矣

六年

春王正月公穀作三

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王官之微者也子突者名也周禮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昭十二年傳註謂三命再命皆書名惟一命者也然人則不名既書人又

書名則或以救衞而嘉之穀梁所謂稱名貴之者容有是乎
杜氏胡氏謂字非是但春秋書救皆是嘉予此則罪諸國而并傷王室之卑弱夫以王官出討罪而但云救已可痛矣況不能救哉

夏六月衞侯朔入于衞

據傳衞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是溯本衞君史例失位復入當書復歸諸侯納之當書歸此第書入一似原非衞君而强入之者則衞侯之入與諸國之納之皆有罪矣此與後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例同

秋公至自伐衞

以告廟故書然自伐衞歸則義亦見焉

冬齊人來歸衞俘

俘例有二一俘其人民一俘其寶玉此則寶玉之俘左氏公羊皆謂之爲歸衞寶是也夫以逆王命而納罪惡卽無所利而爲之其惡已難貰矣況利之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則齊侯來會矣故傳曰齊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隕公羊作賣凡隕字梁作後同辛卯夜夜字譌昔

恆星經星也卽二十八宿以經訓常故曰恆星此祇稱恆星而不稱星則必衆星皆見而恆星獨不見者若謂日光不掩故星

不見則未有經星較大且不見而衆星反見者此非夜明星可知也左氏謂不見者夜明也如雨與雨偕也　至夜中星隕則非恆星而衆星矣故但稱星惟夜半以前恆星不見而衆星見故初祇不見恆星而此時則又見衆星之隕若謂恆星之不見以隕之故則未有星體不見而能見其隕者此非恆星之隕又可知也穀梁謂恆星之隕　至于如雨則但擬衆星之隕比雨之下故曰如雨左氏謂與雨偕者亦謂與雨相同而杜氏誤解謂星隕而又雨如與雨而通則星隕可紀夜半有雨何足記而如雖通字而此不然也康熙己未冬在史館時同至太常護月食食將有雨然日記官但記有雲月而不及雨以不足記也　至若公羊道聽謂恆星不見者復而濃雲蔽之不知其復也既而各官散散時諸凡列星俱不見也夜中星隕如雨者夜中列星俱復位似雨之隕而不似雨之墮地也夫雨落不上天而謂星隕能復位斯已奇矣然且爲之說曰未修時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夫子修之曰星隕如雨夫以星之去地咫尺反而復位此大變事而修之如此是另造春秋非修春秋也不知何所據而荒唐若是

秋大水無麥苗

秋卽夏也夏方登麥而水漂之苗者五稼之苗毛詩曰貪我場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杜氏云期其伐邾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與後文治兵圍邾還師總是一事說公穀者謂陳蔡伐魯次以待之則正義云陳蔡于魯境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搆怨且兵來而我禦之但得禦防不可言俟也此皆不全會經文而逐節作解說者盲人瞎馬逐步認路非虛語也

甲午治兵　治公羊作祠

治兵者教戰也杜氏云將以圍邾也則此本以事習戰不必有時者然即以時論亦不失時而正義謂周禮中秋教治兵月令孟春不稱兵則此之春正月正夏之冬十一月乃中冬非孟春也周禮中冬教大閱所以修戰法則正與四仲蒐狩治兵相表裏特用之非其所耳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邾公羊作成

據經二國同討邾而邾獨降齊畏齊不畏魯也據傳仲慶父請伐齊師而公不敢伐亦畏齊非自克也夫以魯之弱莊之庸劣當強齊之難力不能報而反好大凌弱藉强讎以攻同姓罪惡已極然且究不能逞初則招與國而不之至既則降小弱而不之伏卒之因人成事功歸他人僵手縮膊爲天下笑則何如已之爲愈矣正義謂弟稱師則公不自將然已在師中特不帥師耳不然仲慶父將何由請公伐耶邾國在齊魯間文十二年有邾伯來奔則邾國而伯爵者史管蔡世家有邾叔武爲文王子武王母弟則與魯固兄弟國也

秋師還

以公不帥師故不書公至然亦有義焉此師也而亦還之乎

葢譏之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諸兒齊襄公名也無知者襄公從弟公子夷仲年之子也據傳齊僖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而襄公絀之僖公

之酋齊大夫連稱管至父成葵巨瓜時而往及瓜而代一周歲也

至期不命代無知約二人爲亂時公獵貝丘見大豕從者曰

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

車傷足喪屨及反索屨于徒人費御臣名不得鞮之見血出遇

賊于門刼而束之約費同入弒

費曰我奚御哉言何嘗是御人言公不以御邶之也

祖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

如寺臣名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亦寺人名于牀代公

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九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莊公九年至十六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據傳初無知虐雍廩齊大夫至是雍廩殺之例見前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既公穀作暨見下文以非一人故不名蔇魯地

杜氏云此齊大夫之迎子糾者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納糾左傳作納子糾正義謂定本經文糾上有子字今本無子字闕文

據傳初襄公立政令不常鮑叔牙公子傳曰君使民慢亂將作

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即管子大匡篇亦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鮑叔傅小白辭疾不出以小白幼而賤賤者母賤幼者齒幼不欲爲傅故也則明明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胡氏引據有云史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語求之列代之史並無其文及考漢淮南王傳知淮南厲王不法文帝令大將軍薄昭以書責之有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返國其云弟者以文帝是兄故諱言兄而言弟韋昭本註所謂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胡氏不考所自徒以程子曾誤讀漢書早有桓兄糾弟之說而此又承程子之誤不得原文混稱曰史是以誤讀人書且誤解人說之故而移誤聖經甚至紊亂人之兄弟倫次誣妄立說于以誤

矣奉公子小白杜氏云僖公庶子出奔莒及亂作管夷吾名忽二人皆公子傅奉公子糾杜氏云小白庶兄名云小來奔謂奔魯也至是公伐齊納子糾而小白先自莒入其一書納一書入者入有二義天王入于成周許叔入于許此宜入者也衛侯朔入于衛齊小白入于齊此不宜入者也然春秋褒譏實不在此總不過由外入內之義納則有諸侯之師爲之納之皆史書常法不立義例至于二公子宜立與否則同爲支庶不問長次乘亂而入先則得之原無褒譏而胡氏謂子糾不當立小白宜有齊別無他據祇以子糾爲弟小白爲兄故立此說按史世家襄公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子糾者小白兄也故荀卿曰桓公殺兄以反國莊子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古越絕書曰

天下誤後世此其所繫匪淺鮮也若夫夫子許管仲而不許
召忽直是崇尚事功務求有用並不從糾桓兄弟以倫次長
幼定是非而宋儒承誤之徒必曰桓兄糾弟故管仲可相桓
召忽必不可死糾于以定唐王珪魏徵事秦王而不死建成
元吉之罪予嘗曰夫人亦各事主耳事兄可死事弟不可死
則凡爲弟者懼矣此皆立說之最不通者況復誤耶詳見予
論語稽求篇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不能納糾而又不退師遂至大敗據傳公喪戎路乘他車以
歸戎右與御皆被獲焉乾時齊地

齊人取子糾殺之

傳云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
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
及堂阜而稅之遂用爲相是殺之在魯而曰齊人殺之者齊
大夫至魯而遂殺之也取者取之我也蓋病夫我之爲所取
也

冬浚洙

洙水在魯城北浚者深之所以防齊也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此齊人伐我而我應之者其不書彼伐而第書敗彼甚善我

之能敗彼也臨難辟雖不廢權譎況用兵乎此用曹劌之計

初稽其陳列齊人三鼓始與之戰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公將馳之劌視其轍亂旗靡始逐之恐伏莽也　雖制奇而實用正焉胡氏謂善陳取勝非王者事則必強寇臨疆國亡主虜一如靖康之拱手讓敵兵刃不接然後爲王者事乎以魯之積弱強雖來侵加之齊桓管鮑銳師初出自非長勺乘丘操奇制勝則魯鮮有能圖存者故夾谷之會夫子必先請備兵具左右司馬然後與會蓋聖人未嘗忘戰也且未嘗頃刻忘戰勝也故曰我戰則克又曰戰陳無勇非孝也至矍相校射則首斥奔軍之將在亡國大夫與孝弟好禮修身稱道之上其重戰勝如此宋儒不讀書好侮聖言動輒以不戰立說誤本國誤天下後世致崇禎癸未賊迫畿甸廷臣尚有請舞干羽者嗟乎盍亦就

聖經一深思之

二月公侵宋

齊每挾宋師伐魯此必長勺之役宋人與謀而我報之者觀下齊宋共犬郎可知也書例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見後

二十九年傳

三月宋人遷宿

杜氏云強遷之而取其地也宿見前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此亦彼來伐而我敗之者然長勺不書彼伐此書彼伐者以長勺祇齊師書敗者而伐者見此齊宋兩師但書宋敗則齊

伐不可見也然此亦以術勝者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不許乃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夫以我魯積敗之師當齊桓新銳之衆而連以術勝然則用兵之不可無術也如此乘丘魯地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公羊作武

此春秋楚通中國之始也然甫通而卽敗我同姓之國無道可知矣此必非楚來告而蔡來告者莘者楚地獻舞蔡哀侯名卽前經所稱蔡季者也穀梁胡氏皆謂別一人誤歸者獲而去之春秋書歸不一然皆書爵書名如宣十年以潞子嬰兒歸定四年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哀八年以曹伯陽歸類皆是惟僖廿六年以夔子歸無名則以夷國來告偶失名或亦史文有闕逸耳而胡氏謂有罪則名無罪卽不名則弱小受侮者皆罪人矣據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過蔡蔡侯曰我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怒乞楚伐蔡則蔡侯本有罪然其書名不以此楚莘姓高陽之後周初封熊繹于荆後遷楚僭稱王春秋自是年後皆稱荆至僖元年稱楚是時楚君爲楚文王此但書荆者以君不親至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國名據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譚又不賀遂滅譚齊桓之惡如此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鄢
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乘宋師未陳而薄之遂敗其師鄢
魯地
秋宋大水
以災告而我弔之故書
冬王姬歸于齊
此齊桓也齊桓逆共姬以我主婚故記之其不書來逆者以
歸見逆也此與後伯姬歸于杞例同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杜氏云紀侯去國而死叔姬無所歸因歸于鄫以紀季居鄫

守紀宗廟則鄫其家也故歸之若曰此我歸紀之叔姬也今
歸鄫乎傷哉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傳曰乘丘之役前十年我敗宋師于乘丘公以金僕姑矢名射南宮長萬宋卿名
南宮氏長萬名公右顓孫生縛之右者戎右顓孫其名也搏者獲取也宋人請之乞還也
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
之萬以爲患至是秋乃弒閔公于蒙澤宋地遇仇牧宋卿于門批而殺
之遇大宰督即華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公子名羣公子
奔蕭公子御說公子名奔亳蕭亳皆宋邑南公牛長萬子猛獲長萬黨名帥
師圍亳其事如此則宋萬見獲與萬之得歸原在一時宋閔

之靳萬與萬之弒閔則兩時兩地公羊道聽塗說竊宋公靳之一語遂謂莊公獲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宋宋復使爲大夫與閔公博婦人在側萬誦魯公之美閔公姤其言顧婦人曰此虜也更謂萬曰爾非虜焉知魯公之美萬怒遂搏閔絕脰其說似可聽然細按之實大謬不然者莊既獲萬請而得歸此是恆事乃不言得歸何由歸在何日而曰散舍之宮中數月天下無停虜而可散處于宮中至數月者況南宮長萬素號多力其後奔陳能乘車輦母行二百六十里而一日至者此可散處宮中乎至蒙澤之弒傳不言故史世家謂獵蒙澤而博爭行萬多力以局殺閔公乃又曰婦人在側豈又散舍宮中耶此皆道聽之可笑者也若夫仇牧華督同死君難而一書一不書者此皆因來告之文告牧則書不告督則不書此是書例而胡氏謂督身有罪桓二年宋督弒殤公夫子削之夫覆瓿補過先聖所許唐堯衛武雜稱晚益堯篡兄孽武弒共伯後皆稱之向使弒君之賊果能遷善則方汲引之不暇明明死君而反從削之則凡自新者廢然返矣恐夫子書法必不出此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據傳蕭叔大心蕭宋邑叔者守邑大夫之名也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師公子御說也宋人請猛獲于衛衛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并賂陳人乃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是宋萬奔陳即已見殺經不書者不以殺告也其不書葬宋閔

公者以亂故我不會葬也此例甚明而胡氏有不討賊則不書葬之說則此已討賊而仍不書葬說不驗矣乃又爲遁詞以堅持之曰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爲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不書葬以著陳人與賊爲黨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殊不知賊者宋之賊也討賊者宋人之事也宋追賊至陳遂請賊于陳不得已而又賂陳必得賊首與賊黨而盡誅之然後已此可謂討賊之盡善者矣乃又無所歸咎而遷惡于陳曰陳不討賊陳受賂陳獲賊不以正而以詐飲婦人酒爲陳罪案則試問此宋萬者陳賊乎陳當討乎其不葬者陳之君乎不書葬則陳之卿大夫士皆無所容于天地之間乎故不書乎然且以萬之多力犀革裏之尙能裂犀革而使手足皆見乃惡其飲之酒不正天討則試問此時欲正天討將先拘其人而請誅之乎抑舍之如公羊所云散舍之宮中然後請王命而使就戮乎舍則不可拘則不能飲酒行詐又不得勢必如艾子所稱癡儒遇虎斥去戈擭雅步以臨之究至噬其軀而不之悟也意可嘆也已

傳稱蕭叔大心杜氏註蕭宋邑叔者蕭大夫名則必大夫之守蕭者但大心無註卽正義亦不解按此傳稱蕭叔大心以曹師伐之而定十年有宋樂大心出奔曹十一年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大心名既同而蕭與曹又適合則似前後卽此人而守蕭而通曹者祇計此年至定十一年約一百八十餘

年年又不合此豈蕭曹字偶同而悞入此大心字與若蕭本宋之公邑二經所書皆屬之宋其在後十三年蕭叔朝公宣十二年楚子滅蕭則另是一蕭當是附庸之國之近楚者莒人所稱蕭寮荆楚皆以草名可見正義謂此年以討賊有功宋封爲附庸之國後爲楚滅則宋焉能封人國既爲楚滅則蕭屬楚地何得宋諸公子與樂大心又得以定十一年仍据以叛此則孔疏之難通者夫此年之蕭叔與大心猶是傳文若定十一年則經矣經何可貿貿如此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殼梁作齊人

此齊桓主盟會之始也桓欲修霸業乘宋之亂而會諸侯以

平之例凡盟會征伐君身書爵卿大夫有名者書名無名即書人其說歷見前經久矣此會止齊侯一人而列國皆以大夫至一則桓初興霸諸國未經信從一則北杏齊地宋亂倉猝不能急至書爵書人皆是書例並無褒譏于其間即有褒譏亦並不在此國爵人名有無增減之際而胡氏又謂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稱人以貶之桓能會諸侯宏中國免民左衽則稱侯以與之則試問此會是諸國爲政而迎桓以主其事乎抑桓名諸國乎桓不出齊疆坐徵諸國諸國方奔命不暇未知所向乃桓獨受褒而諸國無端各予以罪是殺人市中從觀者皆典刑而持刃之人翻受功賞何以服衆春秋直書其事功過並見平宋亂似

功也然平宋而必使之服己過也名諸侯以伐諸侯過也不奉王命而名之又過也其功其過皆桓自受之無與他人若謂功在桓過在列國則孟子所云三王之罪人者當指列國諸侯矣予鄉王甲庵名寅精于經學其著春秋自得篇謂春秋記過之書有貶無褒孟子謂亂臣賊子懼宋郤雍謂孔子之刑書因歷指列國大夫如管仲子產伯玉史魚平仲臧文仲皆不見于經以無罪也見則有罪矣先仲氏嘗謂其說稍偏夫子不削孔父未爲貶祖別本春秋止于孔子幸豈爲貶聖乎要其書則一家言也齊桓每稱人所以殺其罪晉文則稱侯矣北杏之會罪專在桓故齊獨侯而他則稱人雖其立說亦終以人爵書例起見然正與胡氏所云功罪全反亦一快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國名北杏之會以遂人不至遂滅之桓惡如此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魯自長勺乘丘之役見忌于齊故專爲此盟據傳莊公升壇曹子史記作曹沫手劍劫桓公要反侵地管子請桓反汶陽之田向爲齊所侵者今還之魯此雖戰國荆聶之習從此而開然魯則自是有立矣要非歷能制勝不至此柯齊地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北杏之會所以平宋而宋人不伏故伐之其稱人者君不親帥師也胡氏自爲例必謂稱人是貶以漢儒將卑師少之說

爲謬此則又曰將卑師少矣其不一定又如此

夏單伯會伐宋

此齊桓假王命也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故單伯來會取成于宋而還單伯周大夫見前

秋七月荆入蔡

據傳蔡哀公爲莘故前十年敗于繩息嫗繩者譽以語楚子莘爲楚虜歸其美也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嫗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不與楚王言語楚子問之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以宋服故遂歸功天子而作此會鄄衛地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鄭伯會于鄄

復會鄄者初推王官此尊伯主也傳曰齊始霸也此與前年冬鄄伯皆突也前年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瑕請釋已爲內應遂反弒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入殺瑕此前年夏事則入冬與春兩作鄄會皆是突而非子儀可知也齊僖與襄皆黨忽讎突故突在僖襄之世有伐無會此時齊桓不然耳說見桓十五年傳

夏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云文姜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鄋鄋公羊作兒

鄛卽小邾也杜氏曰宋主兵伐之

鄭人侵宋

鄭突之初入鄭與再入櫟皆倚宋師爲之援以突爲宋雍氏出也自宋莊公卒後突居櫟最久而宋不一顧至是乘宋師在鄛而遂侵之所以啟齊楚之伐也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以此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報侵宋也杜氏曰齊楚爭鄭自此始矣

秋荆伐鄭

鄭伯自櫟入緩于告楚故伐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二月下公羊有公字許男下公穀有曹伯二字

傳曰同盟于幽志鄭成也夏伐鄭而鄭服之故爲此盟同盟者言衆共爲之與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襄三年同盟于鷄澤例同其不書公者祇言會而公在其中與僖十九年會諸侯盟于齊二十九年會諸人盟于翟泉例同若夫列國之次陳久在衛下自此以後陳皆在衛上者杜氏曰齊桓正其序故告文次第如此

邾子克卒

邾子名克卽隱元年邾儀父也杜氏曰齊桓請王命爲諸侯故稱子穀梁曰進之夫夫子能筆削其能進附庸之國爲五等爵乎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九終

武進劉　漢軍樊　封舊校
淇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

春秋毛氏傳　起公十七年至廿五年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羊作瞻

鄭詹鄭大夫名儋七年傳曰鄭有叔詹是其人也前鄭突初復國時適宋亂初平齊兩會于鄄使宋鄭連盟以服伯主此齊桓用心而自春徂秋盟未寒而鄭忽侵宋此所以復來齊宋衛三國之伐也今伐猶未伏而鄭使忽至則執之此實校之經而歷可按者若傳云爲鄭不朝則桓新立當朝突新復國又當朝今皆非其時矣至公穀云惡佞則何以知詹爲佞人此則更無理者予故曰以傳解經必不如以經解經卽此

學海堂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是也

夏齊人殲于遂

前十三年齊人滅遂而分師以守其地傳所稱戍之是也至是遂之因氏頷音遏氏工婁氏須遂氏皆遂公族名饗齊戍醉而盡殺之殲者盡也夫滅人之國必俘其子弟遷其人民殄其宗祀夫然後疆理其地乃以既滅之遂距此四年猶使其族姓公然處此與戍者雜處雖齊桓恃強以爲無恐然亦見遂人蓄怨遲久不忘故特記曰殲于遂一似此時尚有遂者雖曰遂未滅可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來者來魯也齊又伐我以是也

冬多麋

麋多則害稼故以災書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爲火不明言火政不修也則國多麋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杜氏曰不書日者官失之說見前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者徐戎也不言來而祇言追者言追而來自見猶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不言來伐祇言敗而伐自見同

秋有蜚

蜚短狐也居水中以氣射人輒生痏毛詩所謂爲鬼爲蜮者

南越水毒產此物嶺北即無矣魯中國地豈宜有此故公羊曰以異書若左氏云爲災則螽雖害人似未可稱爲災者先仲氏曰此螽字當是蟹字之誤蟹食禾節害五稼傷民之生故曰災其曰秋有者以周之秋爲夏之夏毛詩螟螣蟊賊皆旱災之物正在此時故特記秋字與後廿九年秋有蜚同若螽則隨時所見有即爲異如昭廿五年有鸜鵒來巢類何必秋有也其說近之餘見秋有蜚傳

冬十月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魯大夫也媵者送女之稱鄄衛地是時陳侯娶衛女而魯媵之故遣公子結送媵至衛適齊宋爲會將謀伐魯正在衛地結遂無公命而遽與盟然後送女此雖專事然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辭亦事不測不預爲辭說）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故春秋無譏焉此與文八年公子遂盟雍不返命而即與雒戎盟于暴例同雖彼解戎患而此反來陳之伐且齊宋仍背盟無益國事見後然成敗不計也女稱婦陳侯稱人者禮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未入陳國則此例稱婦彼以列國例稱人正書例也

古有媵禮凡諸侯娶妻本國既有姪娣媵從而數或不具則

列國各送庶女備姪娣之數亦名曰媵媵者送也但周制既亡而儀禮禮記皆戰國後書（儀禮雖早出漢世屋壁然秦漢以前上至周初並無一人舉其名引其文者晉秦誓詩國風易孔子彖傳皆春秋時書尚人人能稱之引之豈有周公之禮傳八百年並無一字偶見諸書則概可知耳）且闕略未備全不可據今第就三傳較之然亦有異同但當合觀全經以定其是否如左傳成九年傳有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則宣公嫡母哀姜生母敬嬴襄公嫡母齊姜生母定姒皆異姓也又僖二十年西宮災何休謂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成九年伯姬歸宋齊來致媵襄二十三年晉嫁女于吳齊使析歸父致媵皆是異姓若必同姓爲之則秦楚嫁女別無可媵故唐陸淳亦曰莒姓已邾姓曹同姓最少將孰媵乎若公羊云諸侯娶一國則二

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一娶九女（本國一夫人二姪娣二女諸侯不再娶則成九年伯姬歸宋時衛晉既來媵矣齊又來媵是娶一國而三國來媵合十二女矣雖左氏譏曰非禮已極辨之（見桓八年）今知更娶不以多女譏也若諸侯不再娶子前可再娶衛莊公娶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莊姜賢婦未嘗以爲非禮也故三傳異同皆見禮意而吾一以全經斷之叔姬歸于紀則本國有媵也媵陳人之婦則同姓有媵也齊人來媵則異姓亦有媵也紀季姜歸京師則天子可再娶也王姬歸于齊則諸侯亦可再娶也若晉平之娶繼姜則嫡亡可再娶也衛莊公之娶厲嬀則苟嫡無子雖不

秋九月

冬齊人伐戎 戎穀梁作我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此鄭伯是突則前四年與齊侯遇垂者明是子儀以突至十四年始復國也胡氏于此已無詞乃又曰凡書鄭伯俱是突突雖篡國始終書爵忽雖世儲不得稱子以爲不能保國之戒則薨仍樹生矣然且其說有難訓者人君不幸而遭篡弒凶暴有幾十九皆庸主耳但以不能保國之故而公然褒篡絀弱以垂戒後世恐夫子之春秋必不若是凡此皆自可不

亡亦可再娶也此周禮也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此齊桓也桓自興伯以來長勺乘丘屢爲我敗因爲柯之盟而鄭詹逃齊不合來魯遂借此合宋以謀伐魯前公子結媵女時遽爲參盟是也但結無公命不足取重而陳則反以稽功然以爲招寇則未也公羊褒結固非是若胡氏必欲使有司論刑恐不必然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左傳天火曰災人火曰火

置喙者以重關名教故嘵嘵不恤觀者審之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此赦罪之禮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是也第赦必有時此時文姜未葬國無大慶兵荒不作民亦無大患何以須赦則書其事而義自見焉穀梁謂文姜罪大必假赦以貸其罪始可葬此調詞語而賈逵遂云文姜有罪借赦以說民使薄其罪則此時之所赦者豈姜爲政乎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公譔作禦宗

此陳宣公也公子者宣公之子御寇其名也左傳稱太子經但稱公子者以未誓于朝故也其見殺不知何事人者衆詞也據左傳是時陳完奔齊齊桓使爲卿完字敬仲厲公之子與御寇爲黨故出奔完生時筮之謂必大于姜懿氏卜妻完亦曰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八世莫與京今果爲齊卿至五世而陳無宇大于齊八世陳成子得政

夏五月

例以時領月則夏必四月此五月誤文也說見前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徯盟于防

齊桓自伐西鄙後又復修好故遣上卿來而與之盟之公羊

故使踰時以至今日此皆未讀春秋之言也春秋齊襄之弒在莊八年襄女之生當必在八年以前則此時已二十矣周禮女子二十而嫁指士庶人耳且猶曰自十五以至二十勿過此限不必贏二十始嫁若天子諸侯十五而娶女子十四而嫁明見諸書縱使襄女待年其在二十一年文姜未卒時正當女年十四之外不惟不娶而納幣行聘未嘗一行何也且莊非遲娶也據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則公已娶黨氏女名孟任者立爲夫人而生子般矣左傳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孟任不許公以夫人言而後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今齊桓與霸每甘心于魯自長勺乘丘以至西鄙屢戰不克而後一爲柯盟再爲防盟思以結好而莊方畏桓亦將以此納歡焉因以黨氏賤且私成昏盟故置孟

日高侯貴大夫也防魯地

冬公如齊納幣

此昏禮納幣也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徵告期四禮見穀梁傳此通禮也而諸侯則止行聘納幣二禮卽娶女焉成八年經宋來聘來納幣九年經伯姬歸宋是也但納幣遣卿而公親往爲非禮喪婚不並行母喪未再期而遽行聘幣更非禮此皆書事而義自見者祗國君十五生子見左傳別文莊公二十二年始納幣二十四年始娶婦計之桓六年子同之生已三十七歲未有國君三十七歲始娶婦者據胡氏夫人姜氏入傳謂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侯讐人之女薦舍于宗廟以成好合似莊之遲娶因文姜必欲娶襄公之女爲婦而襄女尙少因

任而再娶哀姜此實兩耦匹嫡之最無禮者故此一書而大小失禮一并見焉其後哀姜淫佚慶父簒弒皆釀于此若文姜則于此事並無預也餘見三十二年傳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納幣歸必告至于廟禮也

祭叔來聘

祭叔者天子之內臣也不稱使史例如此

夏公如齊觀社

齊桓用强霸之術借祭社爲名聚民于社以觀戎器此與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遠啟彊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正同然則此係桓耀兵而請公往觀公方修好則不得不往然非禮矣時曹劌切諫有云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于社言太公用兵法不若是耳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荆人楚人也楚之通魯自此始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蕭附庸國叔其名也不言來朝而但言朝公者以公方在穀而就穀朝之爲非禮也穀齊地見前

秋丹桓宮楹

此爲將娶哀姜至必朝廟故先飾以誇耀之然非禮矣穀梁

傳天子諸侯勷堊大夫蒼士莊勷墨柱堊白壁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自二十二年盟防後納幣觀社遇穀盟扈齊魯交好之密乃
如此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穀梁傳天子之桷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龍之
大夫斲之士斲木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昏禮親逆必告迎告至禮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親逆當與姜氏同日入今異日者公羊以爲有孟任在宮
姜不肯入必與公要約許遠孟任而後徐徐以至焉故丁丑
日入不即朝廟至明日戊寅乃始謁宗廟而行宗覿之禮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禮小君至大夫宗婦皆執贄以見此同姓大夫行宗覿禮也
但其贄大夫用羔雁宗婦用棗栗服修而此通用幣以誇耀
之然非禮矣時御孫魯大夫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
子附庸孤卿執羔大夫執玉諸侯世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雁士執雉女贄不過榛栗棗修正謂

其用幣無禮故也若杜氏謂戊寅朝廟則以小君至後必朝廟而後可行宗覿之禮名之爲祖故隱八年傳鄭忽娶于陳先配後祖則陳鍼子非之鄭衆註云先祭祖謂之祖然後同牢而食謂之配蔡婦至朝廟必用牲幣以祭告易歸妹所云士封羊无血謂男用特羊卽饔告之禮女承筐无實謂女用執笲卽薦舍之禮也穀梁娶讐人之子以薦舍于前謂薦筐而置于前也然且至日必朝廟次日行事卽爲非禮今世用朱熹家禮謂成婦三日始可廟見自宋至今通行之則不特不讀春秋將并禮記三月廟見之說而盡誤之夫彼言三月廟見者謂舅姑已亡必三月而行婦見之禮故又云擇日而祭于禰祭禰非祭祖三月非三日舅姑未死不得早行死祭也然則周禮在魯誰謂春秋非禮書乎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公穀曹字接下郭公二字作曹郭公

此左氏無傳者公羊謂曹羈賢大夫諫勿親敵三諫不從而去之于是曹失國而別有失地之君郭國名赤者無所于歸而歸于曹曹實無赤也因之名曰赤郭公蓋連下郭公作順文也穀梁于曹羈無傳而赤則同之然而曹莊以後曹未亡也至哀公八年而後宋滅曹然則此時之滅何時復國蓋漫無稽矣杜氏據經文書法倣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之文謂羈本曹世子敗奔于鄭而公子赤爲戎所納是爲僖公此頗近理然史記年表皆云僖公名夷不名赤且他無可考若孔

疏引賈逵說以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似言赤本曹公子而爲戎女所出者此雖與杜說不甚遠然亦何據焉

郭公

此係經有脫誤本當闕者但管子云齊桓公之郭問郭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曰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則公字乃亡字之誤且齊桓管仲又適與莊公時年事相合因從之此與僖十九年書梁亡例同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陳侯者陳宣公也女叔陳大夫女氏而叔字者卿可字可名聘義見前此以前十九年我媵婦于陳而陳反來伐未免不安故特聘修好然後我遣季友往答之此實爲三十二年季友奔陳所本若謂季友與陳好故來聘則陳來伐時何不好乎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周制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而用幣于社此伐鼓于社非禮不用幣而用牲又非禮故記之若左傳謂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伐鼓用幣則似此不應鼓幣者非也傳以爲唯夏四月爲陽月名曰正月詩正月繁霜言

四月此時陰盡于巳而未經夏至一陰不生則隱慝未作（陰爲）也隱以極盛之陽而爲陰所蝕故宜用鼓以伐陰用幣以禳慝今但六月耳安得用此不知此雖周六月實夏正月也故曰惟正月謂惟是正月故有此也猶昭十七年日食傳所謂此月之朔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是也若杜氏云用長麻推之錯置一閏此月是七月誤作六月故左氏疑之則左氏此時未必有長麻可推且未有知其誤而不爲之明正者謬矣至若伐鼓之失祇在于社用幣之失又在用牲而穀梁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則似伐鼓宜在社者公羊謂鼓于社求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則不惟鼓必在社而且不謂用牲爲非禮俱非是

尚書亂征乃季秋月朔辰弗輯于房此九月日食也然亦曰瞽人進鼓嗇夫馳取幣則伐鼓用幣不必四月矣要或夏禮如是耳

伯姬歸于杞

不書逆者舉歸以見逆也此與前十一年王姬歸于齊例同穀梁謂以來逆者微故不書則周制諸侯必親迎並無遣卿逆女之禮知其尊與卑當在何等雖左傳有諸侯送女大國遣上卿小國遣大夫之例或者逆女所遣亦當如是然亦臆見耳未可執以定賞罰也而胡氏又遵之非誤乎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周制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用牲非禮非日月之眚不鼓此用

鼓又非禮故記之但于門無考耳若公羊謂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則可鼓牲于社矣穀梁又曰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則但可鼓社不可牲社俱非是杜氏曰門國門鼓所以攻陰故非日食不鼓穀梁謂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則謂救日是攻慝故兼陳兵救水則警衆使用力隄遏而已是大水用鼓亦別有義但不當在社耳若左傳謂非日月之眚不鼓其云日月之眚非謂日月之食也謂日爲月蝕而作之眚杜氏云月侵日爲眚則但指日食而月不與焉穀梁亦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克其陽也則月食不當克陽矣惟周禮大僕職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始有用鼓救

月之事今救日月皆伐鼓當始周禮然要是誤耳

曾子問諸侯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此即穀梁陳五兵之說也但天子陳五兵以諸侯在朝不止一方故于日食時則使各衣其方色青赤黃白黑之衣而各執其方之兵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故用五若諸侯三兵宜何三兵此非可以等級爲隆殺也故三傳言禮雖各有異同而左氏爲正公穀輔之若周禮儀禮則後此者矣且用鼓兼用兵者正謂陰能侵陽欲助天子討陰慝也若月食用鼓將誰討乎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公子友者即季友莊公之母弟也諸侯之弟例稱公子杜氏云史策之通言是也

武進劉　逢祿　漢軍樊　增祥　舊校
番禺黎　永椿　新校